

人口再生产的 理论与方法

〔苏〕 B. C. 斯捷申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人口再生产的理论与方法

〔苏〕B. C. 斯捷申科 著

王濂溪 等译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围绕人口再生产问题展开论述,着重对人口再生产的社会本质、类型、特征等问题加以阐述;同时对人口再生产的规律体系以及人口再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作了评介。本书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发展特点、基本人口问题以及制订人口政策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R02/04

人口再生产的理论与方法

〔苏〕B. C. 斯捷申科 著 王濂溪 等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1201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10千字

1985年1月第一版 1985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8,000册

统一书号: 4209·25 定价: 1.35元

译 者 的 话

该书是一本有相当深度的理论专著。作者试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与各种不同观点争鸣中阐明自己的看法，颇具特色。

作者以苏联人口状况为背景，抓住了人口学中的核心问题——人口再生产问题，着重研究了人口再生产在人口学中的地位、人口再生产的社会本质、人口再生产的类型与特征、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人口再生产认识的特殊意义、人口再生产的规律体系以及与此相应的方法论问题。同时，还研究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人口发展的特点、基本人口问题和进一步完善人口政策必须解决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尽管目前苏联对书中的某些观点争议很大，但从总体来看，还是值得中国人口理论工作者和计划生育实际工作者一阅的。

本书是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人口研究室组织下，由王濂溪、武树元、张纯元、杨振、张成武、苗欣荣翻译，王濂溪最后统校定稿的。由于专业性很强，译文中不当之处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1983年11月15日

目 录

绪 论	(1)
一、人口学对人口再生产的认识	(12)
(一)人口再生产的社会本质	(12)
(二)作为人口学研究对象的人口再生产	(35)
(三)人口自身再生产类型——社会主体 人口在人口学上的本质特征	(54)
二、人口过程经济学研究和对人口自身再生 产的认识	(68)
(一)人口过程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68)
(二)人口自身再生产理论和人口经济学	(86)
(三)人口经济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口 学方法	(101)
(四)人口过程经济学研究在认识人口发 展机制中的作用	(112)
(五)人口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和人口自身 再生产过程的分期	(120)
三、原始人口关系及其定义问题	(126)
(一)认识原始人口关系的科学理论基础	(126)
(二)人口关系——个人之间的联系结构 与人口学体系基础的运动形式	(137)
(三)作为人口细胞的劳动集体	(147)
四、人口自身再生产规律及其认识	(155)

(一)关于研究人口自身再生产规律体系 的问题·····	(155)
(二)对人口自身再生产规律体系的研究 和人口学方法的形成·····	(165)
(三)普遍人口规律和人口科学的发展·····	(171)
(四)和研究共产主义形态的人口自身再 生产基本规律有关的问题·····	(180)
五、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自身再生产问题·····	(202)
(一)发达社会主义的人口发展的特点·····	(202)
(二)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人口问题·····	(212)
(三)出生率和死亡率问题·····	(219)
(四)对人口老化问题的评价·····	(236)
(五)使人口统计学分析接近人口自身再 生产研究需要的必要性·····	(244)
六、完善人口政策的几个理论问题·····	(266)
(一)对现代人口状况总的估价问题·····	(266)
(二)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人口政策的战 略目标与基本原则·····	(272)
(三)实现人口政策的手段·····	(278)
结束语·····	(287)
主要人口术语辞典·····	(292)

绪 论

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口研究的作用和意义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在《1981—1985年和1990年前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这一文献中，人口学是属于必须集中力量进行发展的科学，而实行有效的人口政策则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之一。^①

准确而深刻地认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人口研究作用和意义提高的各种原因，是认识客观的社会要求的性质、特点和内容的关键，而要满足社会的客观要求就要进一步发展人口科学。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苏联科学家不应忽视近年来已经尖锐化了的周围环境和人口问题。更好地利用社会主义的自然资源，制订有效的人口政策，是整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的重要任务”。^②

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为全面而和谐地发展个性创造条件的任务，从而造成了下列的客观要求：加速发展人口学体系，将人口学从描述和确定过去有什么、现在有什么的科学变为一门建设性的标准科学，它要指明在相应的条件下什么能做和什么必须做的问题，并把群众的努力用于创建从人口学需要的观点看来是日益完善的人们生命活动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上，归根结底用于创立人口自

① 参见《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资料汇编》，莫斯科1981年版，第136—137、145页。

② 《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资料汇编》，莫斯科1976年版，第79页。

身再生产的共产主义类型上。有些人口学家认为在现代条件下提高人口研究的意义主要是由于本国的人口自然变动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和劳动资源的紧张状态引起的。我们认为这种论断是不全面的。如果我们同意这一论断，那么我们会因此而不能正确地确定社会主义人口政策起积极作用的基本原因，就会使人口政策仅仅起着“修修补补”的作用，即把人口政策的任务仅仅归结为消除现有人口态势中的某些不良现象。

如果不指出人口科学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的、建设性的作用的话，如果对于这一新作用在社会主义人口学进一步发展中正在成为基本的、主导的因素这一极为重要的事实不予特别注意的话，我们便不能正确地、充分地认识扩大和加强理论研究的意义，特别是具有基础性质和探索性质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因此，如果这指的是社会主义人口学向新的、更高质的发展阶段转变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修订人口思想的传统类型和方式，提出新的人口学假说和概念，将人口研究转到探索各种更深刻的本质和本质之间的关系上，转到为整个人口研究制定更加完善的手段和方法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口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人口建设^①实践方面的经验积累（不仅在苏联，而且在社会主义友

① 人口建设是指实际实施人口政策的各种措施的体系。“人口实践”的概念比“人口政策”的概念要广些，因为它不仅包括共同采取的措施，而且包括那些因地方条件不同而必须采取的措施。可作为群众创造性的例子的是，把许多人口特有的措施列入生产集体的社会发展的计划之中。群众的、人口实践的发展是实现党和国家的人口政策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它定会导致人口政策向控制人口过程的逐渐转变。

好大家庭的其他国家里)，都日益迫切地要求人口科学转到更深刻的、社会意义更大的理论概括上，要求提出有根据的人口假说，因为“正是在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过程中才能发现适用大范围的新观点，才能获得具有深远意义的方法”。^①

当前，最紧迫的人口再生产问题的顺利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理论研究的发展。

人口科学发展的现阶段的特点是质的深刻变化，这一变化是由研究人口本质和本质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引起的，认识这些本质和本质之间的关系才能实际完善社会主义人口过程，才能使社会主义人口过程逐渐变为共产主义人口过程这一任务得以完成。人口知识在质的方面全然一新的情况不仅仅是人口学和相邻学科发展的产物，而且规划和调节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在新的人口知识的形成中也起着巨大作用，因为它能找到在为苏联人民创造越来越好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最复杂的问题的答案。

实践是整个人口学的动力，它对许多原始的、基本的思想的形成也起着促进作用，而对这些思想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实践的建设性科学——人口学的内容本身。因此在科学刊物上所开展的对人口学对象和任务的讨论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客观要求已超出对人口现实状况作现象罗列、统计学上的简单描述的狭隘界线，而且这一讨论和人口研究战线的迅速扩大在时间上同我国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的过程是一致的，因为这一过程本身提出了加强对人

^① C. Л. 特拉佩兹尼可夫：《社会科学是共产主义的强大思想潜力》，莫斯科1974年版，第26页。

口研究和提高其实际效果的客观要求。

在协调年轻一代和整个人口发展条件的实际工作方面的经验，在人口的保健、人民教育、文化和生活设施方面的实际工作者们所得出的全部结论（关于加强学校同家庭和劳动的联系、教育的连续性、医学中的预防为主、按居住区加强文化教育的工作、使用退休人员尚存劳动能力等等的思想），都对这门学科的创立起了促进作用。这门科学应能提出关于人口再生产过程的理论，关于为研究人口过程——大量的不断重复的生产具有具体历史的社会质量的人口——所需的基本科学概念形成的整套知识。

如果人口知识朝着能够综合大量人口资料的方向发展，而这一方向又运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不完整到完整的方法来论述人口科学知识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学才有可能变为建设性的科学。

只有对人口学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作用的实质作出有科学根据的判断，才能使我们正确地评价关于人口学对象和方法的所谓无休止讨论的作用和意义，有些专家觉得这些争论是经院式的、脱离具体的人口认识和人口实践的需要的。社会主义人口学只有获得具有高度预测能力、又有全面协调的成熟的理论体系的时候，才能顺利地发挥其社会作用。研究讨论双方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可使我们得出结论：这个似乎是纯经院式讨论的结果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在关于人口学对象和任务的讨论中，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与人口学现有方法完全相适合的人口学的对象是什么？许多专家断言，现代人口学的对象是所谓“人类群体”的数量和年龄、性别结构，即只具有性别和年龄特征的许

多人的更新过程。持相反意见的人口学家则认为，当代人口学迫切关注的真正对象是大量的人的再生产过程，这些人具有作为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整个体系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作为年龄、性别和婚姻家庭关系的主体的社会属性。^①

人口科学和社会主义人口政策的各项具体任务以及达到所提出的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是决定于对现代人口学对象的解释。例如，把人口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人类群体”更新过程的研究者们认为，人口学的建设性作用限于：1.在理论方面确定“人口的最适宜限度”，即按照从达到某些非人口学的直接目的，如从人均国民收入的最高额的观点看是最有利的人口自然变动的速度来计算参数；2.在人口政策方面采取的措施的目的是直接影响人口的意识，并通过它进而影响单独的个人及其最简单的联合体——婚姻家庭的人口行为。

我们认为，人口学对象的广义论者完全有根据地指出：把人口过程的内容归结为只是现实人口在性别和年龄方面的更新过程，这实质上是把那些对大量现实的人最有效的、最有前途的作用从直接的人口研究中排除出去了，这些人不仅具有性别和年龄特征，而且还有其它属性，这些属性可使人口不仅起着年龄、性别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的主体作用，而且也起着首先包括劳动关系和生产关系在内的那些社会关系的主体作用。例如，如果不用人口学观点研究人们的就业范围和部门的分布情况，换言之，不依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去研究影响死亡率高低和构成的

① 参见B. II. 皮斯库诺夫：《关于人口学对象和方法的讨论资料分析·学术报告提纲》，基辅1980年版。

那些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我们怎能有效地去阐明象死亡率这样的人口自然变动的问题呢！

人口学对象的狭义论者在研究发挥人口政策的积极性的实际措施时，违反了他们自己所划定的职业范围的界线。例如，他们虽然只是人口自然变动方面的专家，可是却提出了旨在彻底改变已经形成的分配关系的建议。人口学对象狭义论者在研究社会主义人口政策的措施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超出被他们划定的职业人口学的范围。他们客观上失去了对所研究的人口学问题作出深刻阐明的可能性，因为这些问题客观上是已经超出了形式人口学或纯人口学的相对狭窄界限的社会的综合的社会问题。

使用不当的方法解决人口问题，往往会给共产主义建设的调节和规划工作向人口学提出实践中最复杂的和最迫切的问题，作出不仅是表面的，而且基本上是不科学的回答。因此人口学对象的狭义论者当时提出的解决出生率问题的方法值得注意，因为他们建议对“负担重的”家庭的孩子实行一套补贴办法。^①

现在，对这一过程的广义认识在研究人口再生产的学者中间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承认。日益增多的拥护者确认，作为一门科学的人口学不等于人口统计学，它研究具有各种属性的人口再生产的各种规律，这些属性表现为社会关系和联系的体系，因而决定了进行着再生产的作为具体社会主体的人口的总和。

上述广义理解人口再生产这一概念内容的人数大为增

^① 关于作为人口政策措施的家庭补贴的意义，请参阅 B. П. 皮斯库诺夫、B. C. 斯捷申科：《人口政策》一书中的《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政策》，莫斯科1974年版，第18—27等页。

加是一个合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反映科学人口学已进入更高发展水平的客观过程，即从人口统计描述和揭示人口统计学规律性上升到更深刻地阐明人口再生产的机制和揭示这一最复杂过程的规律的客观过程。这一上升的特点是使人口学从主要是描述性的科学变成了建设性的科学，而这种建设性科学起着制定有效的人口政策，即实际控制人口过程的理论依据的作用。

对人口学的人口再生产内容的广义认识所产生的问题多于它已经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一认识尚未最后定型，没有形成一个足够严密的科学体系，没有一套与人口学研究对象总的新观点完全适合的范畴术语。然而急需用新观点来研究已经意识到的一些人口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应放到广泛的人口实际中去进行研究，即不把它们作为抽象的、由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个人组成的，而是作为完全具体的、以其具有广泛社会属性相区别的人口的再生产问题来进行研究。这一要求的紧迫性是由下述情况形成的：现在的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不能等到对人口再生产的广义认识充分发展到足够形成人口学体系，并反映在严密的理论体系中时候。既然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解决了许多迫切的人口问题，那就应当根据有关整个社会主义人口再生产内容的新观点对这些问题作出确切的解释。

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学在学术上和实践上的迫切而重要的任务是，揭示人口自身再生产的共产主义类型形成的客观规律，揭示社会主义人口变为共产主义人口的规律。这样就产生了把对现代人口发展过程的研究同已经形成的科学共产主义方面的研究体系“衔接”起来的必要性。这种“衔接”为共产主义建设的人口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正在形成的人口态势的特点：现在的人口现实不仅是过去的人口发展的产物，而且在许多方面是决定未来人口发展特点的一个因素，或者说，它是把未来同过去连接起来的一个环节。

在如此广泛的历史现实中去研究现代人口动态，既是消除成熟的社会主义人口发展中仍然不时发生的可能会有长期后果的不良现象的一个条件，又是防止在采取消除这些类似现象的手段和方法时做出仓促而又根据不足的结论的一个条件。这样对待能积极发挥作用的社会主义人口政策的制定工作，可以消除采纳没有科学根据的建议来解决某一个人口问题的危险性，也可以消除用完全不适合人口本性的手段和方法来消除现今人口发展中的某一不良现象的危险性。借助于把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变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来相应地影响客观人口过程的手段和方法，以完善社会主义人口政策。

所以，研究现代人口理论问题的一般学术上和实践上的迫切性，一方面是由人口知识的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决定的，这种人口知识使加强整体观念的要求更加迫切，并把各门学科综合研究现今人口发展中的一系列最重要的实践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另一方面是由共产主义社会建设实践所决定的，它要求人口科学更深刻地认识人口本质和本质之间的关系，研究出社会在更大范围内对共产主义人口形成过程能给予有效影响的人口知识。

我国人口理论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是加强同反动理论进行思想斗争的各种任务，是对实际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的理论概括的要求，是提出新科学假说这一富有成果的实际研究工作的发展的需要。在发达的

社会主义社会中，直接对人这一社会关系主体的兴趣日益浓厚，它在理论人口学发展中的作用在不断提高。

这一理论研究的客体是基本的人口问题和人口学问题——科学上反映客观人口问题的那些问题的总和，这些问题是当前国内人口科学注意的中心。^①我们的目的不是全面地和从具体完整的意义上研究人口问题。这一任务显然只有靠苏联人口学家的集体努力才能完成。这种研究只是试图揭示并且那怕是概括性地描述使人口再生产的各种问题统一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具体完整的人口问题的那些东西。因此，我们分析的直接对象是发达社会主义总的人口问题，我国发展的现阶段实际上正在解决的人口再生产局部问题的具体历史特点，以及与此有关的对客观人口过程内容的认识采取广义观点的若干人口学问题。

我们试图按照统一的一般方法把社会主义人口学的最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当作人口自身再生产的问题来进行研究，而人口自身再生产的内容是人口过程——大量的、不断重复的创造具有具体历史社会质量的人的过程，而其形式则是构成人口过程的各种社会关系总和。在此情况下，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全部事实采取广义的人口学方法实际上已经实行，因为从特殊的人口理论的观点看，借助特殊

① 我们认为，区别“人口问题”和“人口学问题”这两个概念是合理的，因为“人口问题”这一概念说明客观的人口过程、人口再生产和人口动态的某种重要特点，而“人口学问题”则是关于认识人口实际情况的某一特点和困难以及在认识主体的意识中反映研究对象的过程的复杂性的概念。因此，我们既研究一般人口学家所研究的人口问题（或人口的问题），也研究如专门从事人口预测或人口理论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员所遇到的人口学问题。或者说，构成成份中有“демо”（“人口”）的术语属于人口，而含有“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人口学的”）一词的术语则属于人口科学本身。

的人口学方法所研究的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的、抽象的、孤立的、部分，不是其他似乎与人口学无关的社会存在的各种领域相对立的人们生活的某种纯人口学领域，而是现实人口，即具有一定社会质量的进行着大量人的生命活动的自身再生产的完整的具体的体系。

使用上述植根于马列主义科学中的认识社会普遍原则所制定的人口学方法，可以克服传统的人口学认识上的不完整性，可以对已经积累起来的人口知识进行能作为行动纲领的理论综合，可以实现现代人口学的整体要求。对人口研究中一般理论的方法所作的任何其它为我们所熟悉的解释都克服不了各种人口变动（自然变动、社会变动和机械变动）的相互对立，都不能把这些变动仅仅看作是具有具体社会质量的大量的人的不断更新的统一体系完整过程的要素。既然各种人口变动的对立实质上是克服不了的，所以研究这些变动的方法的对立也是克服不了的。

上述认识人口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把统一的人口过程的每一个种类、要素、侧面（出生率、死亡率、患病率、结婚率、社会迁移等）同其他的种类、要素、侧面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从许多单独的人口学学科中看到把它们联为一个体系的东西。这一方法能够排除人口过程与社会生活的另一些过程的对立。如果说作为“人们的人口生活”事实的简单多数的人口过程是从内部形成的由社会关系通过社会构成的体系，那么，为了“准确地”划定限制人口学的研究对象而把整个社会关系体系或某一部分排除在外的企图，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很清楚的。这种企图等于只研究没有固定的内容或脱离相应的社会形式的某种纯人口学说。这种企图等于想用直接观察到的人口事实的简单多数

来限制科学人口学的对象。

不用说别的，甚至连对人群进行最简单的“按类别计算”，都要求考虑他们之间存在的某些社会关系。如果其目的是对某一地区的居民按他们所具备的成为婚姻家庭关系主体的属性来进行分类的话，那么，只有在存在这些关系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现实的个人的属性和特征正是在对相应关系进行考察的过程中被确定的。因此，如果不研究那些以一定方式把个别的直接观察到的人口生活的事实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要研究人口再生产已经形成的质的作用及其不断的、反复出现的过程，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如果离开社会关系体系而进行研究的话，那么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的出生或死亡的任何的事实都不是社会的事实，而是生物的事实，因为它说明的不是人口的存在，而是人类机体的存在。在“人口学领域”不研究社会关系，就不会有人口学这门社会科学，而只会有人类的生物学。这种研究有碍于现实人口作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发现。它发现的不是人口学的（属于人口的）客观规律，至多是个人行为的社会心理规律性，或者是纪录大量个人生活中某种固定的、重复的、有一定运动规则的东西，或人口规律表现在这些规律性中但绝不能归结为这些规律性。

现在特别迫切的任务是，根据对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人口过程的广义认识，对一些基本人口学问题的内容提出完整的概念，这是因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对创立全面而协调发展的人口再生产理论的要求在不断提高，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有发展水平上已经有可能这样做。这一要求是由完善控制人口过程的科学原理的必要性产生的。